

## 第 34 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参考译文（西译汉）

### 诗人的世界

随着作品创作，诗人的世界逐渐揭开面纱。若有主题层出叠见，实非有意为之，乃是命运使然。当我把著述汇编成册时，将之命名为《告别集》，从中寻找告别的本真意义。一方面，它是指对生命的告别，当我们一经意识到人终有一死时，“告别”这个概念马上就会浮现。另一方面，告别也意味着我们感悟到，活着就是不断失去。从青春到迟暮，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损耗。我们先是丢掉永生，而后又失去纯真。换言之，我们褪去神性，变成负罪之人。这两重失去使人沦落，随之而来的是无数细小的失去。

在我的诗中，相较于严格意义上的爱的主题，时间主题更为广博丰富。时间是我的躯体和谜题，也是注定的落败；爱是我对时间最大强度的植入，是我追求最好自我实现的夙愿，它同样也是一种落败——虽不似死亡那般绝对，但也许更为痛彻心扉。在我个人的体验中，时间与爱的关系与诗中所述不尽相同，两者并不完全对应：落在诗歌上，这种关系一方面得到深化，另一方面又受到削弱。照我说，在我的作品中，生活泛泛而言是诗歌的源泉，但反过来，呈现给读者的这种生活，又是诗化的生活。诗歌与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，但都同样真实，相辅相成，并且只在我自身，而非读者那里，两者达成统一。

我的诗是我人生际遇的凝结，我的生命则是我的一切际遇。世事纷至沓来，有意无意间形成了我的生命体验。诗歌从这一既存现实出发，去寻找新的现实，尽管新现实尚未呈现在诗歌之中，但它隐藏其中，并终将呈现。最终结果是一种全新而独特的体验，我们姑且称之为诗性体验。

许多时候，诗歌从某个现实中呼唤我，这个现实虚无缥缈，只是莫名的情感，于我而言，则是一股强烈而难以抗拒的创作冲动。我迫切想要深入那片静谧幽暗的领域，为此，我经常借助想象力的支持（形象或体验），将其随心点缀在诗歌之中。渐渐地，借助逐渐清晰的意识，随着诗歌铺陈，一个未知的现实跃然纸上。更多的时候，诗歌发轫于具体的生命体验，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发掘其深刻含义，

并获得新的认知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某段体验历经岁月涤荡后生发出诗歌，其潜在的意义或者未知的精神关联，在见诸笔端之前，是否早已在那里存在着？尽管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。我的回答是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它们并不存在。创作时，我们往往在文字里添加新的现实，虽然这些现实仅为想象，但它们与最初灵感的核心一样必要且真实，同样具有魅力。

但我们不要忘记，诗歌总是由人创作的。于是，想象也好，偶得也罢，诗中的一切都只与写诗之人相关，都仰赖于他。故此，在每一篇伟大的作品中，都有一个自洽的世界，风格一致，极具个人特色。诗歌体验相较于大多生发出诗歌的生活体验来说，其自主性有程度高低不同，但二者之间有共性，就是绝对地取决于同一人。

有时也会有比较极端的情形，促使我落笔成诗的具体生命体验在诗中杳无踪迹；诗歌将其拒之门外，纵使它现身诗中，也是戴着面具，抑或干脆缺席：唯一明了它幽灵般存在的是诗人自己。而且，随着时光推移，或许诗人自己也无从辨识它了。

诗歌创作的动机源于激荡人心的生活碎片，而几乎从不是我的刻意选择。碎片中有东西在闪烁，呼唤语言去拯救它，去了解它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我响应其呼唤，并非是由于某种价值体系向我力证救赎的合理性。况且，我生命中那些难以忘怀的，甚至深深影响了我人格形成的重要际遇，也不曾强求在诗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出于这个原因，有些诗正合我意，也因此令我感到愉悦。这些诗并非那些必须在诗句间才能认知其隐含深意的事件或体验，而是一生中可能一遍遍重复的体验，我在生命过程中窥得其深意，虽然尚未落之笔头，却恰如写诗的过程：都带着震颤人心的神启。这样的体验不断重现，永不枯竭，总是带着初现时耀眼的光环呈现在我面前。这就是它在诗中存在的理由。我觉得它见证了我为人的根本，在描述这一感悟时，我似乎已经领悟到一种我自己构建世界的方式，通过该方式可以非常精准而真实地表达自己。诗歌的成功在于：读者在感知诗歌内涵时，认为此意只在此诗中，自己与诗歌相当共情。把这种凝练的意蕴移植到诗歌当中，不让它显得像早已知晓似的刻意安排，而以一种出其不意、自然而然的形式呈现，其实并非易事。诗歌复现我生命中从未消逝的情感。如果说诗歌总是对生命的艰

难救赎，那么对诗人而言，这场救赎——从体裁上看（又或许只是假象），大概是所有体裁中最安稳牢靠的。然而，能达到如此效果的诗歌却是凤毛麟角。

我亦钟情于另一类诗，其字里行间蕴含着对生活的智慧洞察。此类诗歌所及之处，不似之前那类那般广阔，而是更显质朴内敛，但其创作的缘起和过程大致相似；情感的性质和强度，生命的和诗意的，也应尽可能相似。这些体悟可能并不代表诗歌的主要核心，而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，有时候昙花一现，但却精确逼真。

写作的动机多种多样。有时只是只言片语、尚不成形的诗意草图，时光流淌，甚而岁月经年，才最终成诗。但是，晚成的诗歌将与最初产生动机的那一瞬相去甚远。随着诗人文风变迁，造化流转，诗歌只与后来的时刻，与正好写下它的那个瞬间相关。写诗的动机可能来自一帧电影画面，抑或是读了另一首诗，令人讶异的是，两首诗可以全然不同。那种基于阅读而产生的动机于我并不常见，这一点我自己也感到奇怪，原因在于，我就是从其他诗人那里萌发了想成为诗人的愿望，也正因阅读了他人的诗，我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处女作。

于我而言，我写作常常出于这样的动机：我徒劳地想要去定格从我们身边匆匆流逝的时间，去拯救那些稍纵即逝的、属于我们的快乐或痛苦的时刻，简言之，就是那些成就我们的一切。我所有的作品，即使是歌颂之词，也不过是一首长长的挽歌罢了。